

漱

玉

詞

易安居士三十一歲之照



清麗其詞端莊
其品歸去來子
真堪偕隱

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題
於歸來堂

四印齋重刊漱玉詞序

蛾眉見疾謠詠謂以善淫驥足籜雲駑駘誣其丕駕
有宋以降無稽競鳴燈籠織錦潞國蒙讒屏角簸錢
歐公受謫青蠅玷璧赤舌燒天越在偏安益煽騰說
禮法如朱子而有帷薄穢汙之聞忠勇如岳王而有
受詔逗遛之譖矧茲闔闔詎免靈言易安以筆飛鸞
聳之才際紫色蛙聲之會將杭作汴賸水殘山公卿
容頭而過身世事跋胡而蹇尾而乃鏘洋文史跌宕
詞華頌舜厓之靈長仰堯天之魏蕩思渡淮水志殲
佛狸風塵懷京洛之思已增時忌金帛止翰林之賜

益怒朝紳宜乎飛短流長變白爲黑誣義方之閩彥
爲潦倒之夫娘壺可爲臺有類鹿馬之指啟將作訟
何殊慧珠之寃此義士之所拊心貞媛之所扼腕者
也

聖朝章志貞教發潛閘幽埽撼樹之虬蜉蕩舍沙之
虺蜚凡在佔畢濡毫之彥咸以彰善闡惡爲心是以
黟山俞理初先生著癸巳類稿旣爲昭雪于前吾鄉
金偉軍先生主戊申詞壇復用參稽于後皆援志乘
尙論古人事有據依語殊鑿空吾友幼霞閣讀家擅
學林人游菽圃汲華劉井擢秀謝庭偶繙漱玉之詞

深恫爍金之謬將刊專集藉雪厚誣以僕同心屬爲
弁首嗚呼察詞于差論古貴識三至讒亟終啟投杼
之疑十香詞淫竟種然椒之禍所期拮士力埽妄言
如吾子之用心恨古人之不見若華琢玉允光淑女
之名漆室鉅幽齊下貞姬之拜光緒七年正月古黎
陽端木塚子疇序

漱玉詞

卷

濟南

李清照

易安

南歌子

天上星河轉，人間簾幕垂。涼生枕簟淚痕滋。起解羅衣，聊問夜何其。翠貼蓮蓬小，金銷藕葉稀。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

轉調滿庭芳

芳草池塘綠，陰庭院晚晴。寒透窗紗日。金鑲管是客來，吵寂寞樽前。席上惟口口，海角天涯，能留否。餘醺落盡，猶賴有口口。當年曾勝賞，生香薰袖，活火

分茶口口龍嬌馬流水輕車不怕風狂雨驟恰才稱
煮酒殘別作花如今也不成裏抱得似舊時那

漁家傲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彷彿夢魂遶帝
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
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
三山去

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
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又

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多麗 詠白菊

小樓寒夜長簾幕低垂恨瀟瀟無情風雨夜來揉損瓊肌也不似貴妃醉臉也不似孫壽愁眉韓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將比擬未新奇細看取屈平陶令風韵正相宜微風起清芬醞藉不減醑醖 漸秋闌雪清玉瘦向人無限依依似愁凝漢皋解佩似淚洒紈扇題詩朗月清風濃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縱愛惜

不知從此留得幾多時
人情好何須愛憶澤畔東籬
菩薩蠻

風柔日薄春猶早
夾衫乍著心情好
睡起覺微寒
棋花鬢上殘
故鄉何處是
忘了除非醉
沈水卧時燒
香消酒未消

又

遶鴻聲斷殘雲碧
背窗雪落爐烟直
燭底鳳釵明
釵頭人勝輕
角聲催曉漏
曙色回牛斗
春意看花難
西風留舊寒

浣溪紗

莫許盃深琥珀濃未成沈醉意先融
口口已應晚來風
瑞腦香消魂夢斷
辟寒金小髻鬟鬆
醒時空對燭花紅

又

小院閒窗春色深
重簾未捲影沈沈
倚樓無語理瑤琴
遠岫出山催薄暮
細風吹雨弄輕陰
梨花欲謝恐難禁

又

淡蕩春光寒食天
玉鑪沈水裊殘烟
夢回山枕隱花鈿
海燕未來人鬥草
江梅已過柳生綿
黃昏疎雨

溼秋干

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人未備別作梳頭任寶奩間

掩塵別作滿日上簾鉤生怕閒愁暗恨別作離懷別苦多少事欲

說還休今年別作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明朝別作

休別作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別作難留念武陵春

晚別作人遠雲鎖重樓別作烟鎖秦樓記取別作樓前綠別作水

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箋數幾段別作新

愁

一翦梅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
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一本無樓樓花自飄零水自
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
卻上心頭

蝶戀花

淚溼羅衣脂粉滿

別作淚搵征
衣脂粉喚

四疊陽關唱到千千

遍人道山長山又斷瀟瀟微雨聞孤館

惜別傷離

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好把

別作有

音書憑過

雁東萊不似蓬萊遠

又

暝雨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
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乍試夾衫金縷縫山枕
斜欹枕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翦燈花
美

鷓鴣天

寒日蕭蕭上鎖窗梧桐應恨夜來霜酒闌愛喜團茶
苦夢斷偏宜瑞腦香秋已盡日猶長仲宣懷遠更
淒涼不如隨分樽前醉莫負東籬菊蕊黃

小重山

春到長門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開勻碧雲籠碾玉

成塵留曉夢驚破一甌春
花影壓重門疎簾鋪淡
月好黃昏二年三度負東君
歸來也著意過今春

怨王孫

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已暮
紅稀少水光山色與人親
說不盡無窮好蓮子已成
荷葉老青露洗蘋花汀
草眠沙鷗鷺不回頭似也恨
人歸早

臨江仙

庭院深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常
扇柳梢梅萼漸分明
春歸秣陵樹人老建康城
感月吟風多少事如今
老去無成誰憐憔悴
瘦零零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

情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
厨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
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別作黃花瘦
好事近

風定落花深簾外擁紅堆雪長記海棠開後正是傷
春時節酒闌歌罷玉樽空青釭暗明滅魂夢不堪

幽怨愛

一聲嗁鴉

此詞上段末句是字疑衍

訴衷情

案訴衷情有單調有雙調此詞名訴衷情令一名漁父家風張元幹嚴仁皆同

夜來沈醉卸粧遲梅萼插殘枝酒醒熏破惜春夢遠
又不成歸 人悄悄月依依翠簾垂受接殘蕊委撚
餘香變得些時案訴衷情有單調有雙調皆與此詞
不同惟訴衷情令相合但前段第三
句六字第四句五字此詞前段五句下三句皆作四
字一句較謹多一字或傳寫誤增或當時本有此體
然宋人無如此填者附注俟攻○蓮案酒醒三句毛
鈔本花草粹編竝作酒醒熏破春暉應斷不成歸

行香子

草際鳴蜩驚落梧桐正人間天上愁濃雲階月地關
鎖千重縱浮槎來浮槎去不相逢 星橋鵲駕經年
才見想離情別恨難窮牽牛織女莫是離中甚霎兒

晴霎兒雨霎兒風

案以上二十三
首樂府雅詞本

漱玉詞

壺中天慢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
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征
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
玉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
晨梳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
未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
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尙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

溪舫艫舟載不動許多愁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
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
今有誰堪摘守著牖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
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

添字采桑子 芭蕉

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
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清點滴淒清

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

攤破浣溪紗

病起蕭蕭兩鬢華
卧看殘月上牕紗
豆蔻連梢煎熱水
莫分茶
枕上詩篇閒處好
門前風景雨來佳
終日向人多醞藉
木樨花

清平樂

年年雪裏常插梅花醉
揆盡梅花無好意
贏得滿衣清淚
今年海角天涯
蕭蕭兩鬢生華
看取晚來風勢
故應難看梅花

點絳脣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
纖纖手露濃花瘦薄
汗輕衣透
見有人來
鞞剗金釵溜和羞走
倚門回首却把青
棣
𩇑

又

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縷
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
倚徧闌干祇是無情緒
人何處連天芳樹望斷歸
來路

生查子

年年玉鏡臺
梅蕊宮妝困
今歲不歸來
怕見江南信
酒從別後
踈淚向愁中
盡遙想楚雲深
人遠天涯

近

慶清朝慢

禁幄低張雕闌巧護就中獨占殘春容華澹沱綽約
俱見天真待得羣花過後一番風露曉妝新妖嬈態
妒風咲月長殢東君 東城邊南陌上正日烘池館
競走香輪綺筵散目誰人可繼芳塵愛好明光宮裏
幾枝先向日邊勻金樽倒揀了畫燭不管黃昏

滿庭芳

殘梅

小閣藏春閑牖鎖畫畫堂無限深幽篆香燒盡日影
下簾鉤手種江梅漸好又何必臨水登樓無人到寂

寥恰似何遜在揚州 從來知韻勝難禁雨藉不耐

風揉更誰家橫笛吹動濃愁莫恨香消玉減須信道

埽跡

別作埽跡

情留難言處良宵淡月疎影尙風流

御街行

藤牀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沈香烟斷玉鑪寒
伴我情裏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
小風疎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
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箇人堪寄

青玉案

征鞏不見邯鄲路莫倭匆匆歸去秋正蕭條何以度

明牖小酌暗燈清話最好流連處
相逢各自傷遲
暮獨把新詩誦奇句鹽絮家風人所許如今憔悴但
餘雙淚一似黃梅雨

采桑子

晚來一陣風兼雨洗盡炎光理罷笙簧卻對菱花淡
淡妝
絳綃縷薄冰肌瑩雪膩酥香咲語檀郎今夜
紗幮枕簟涼
此闕詞意膚淺
不類易安手筆

浣溪紗

繡幕芙蓉一咲開斜侵寶鴨襯香腮眼波才動被人
猜
一面風情深有韵半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

約重來

此尤不類明明是淑真月上柳梢人約黃昏詞意蓋既汗淑真又汗易安也

又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傷心莫上最高梯
新筍已成堂下竹落花都入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

又

鬢子傷春懶更梳晚風庭院落梅初淡雲來往月疎
疎玉鴨熏鑪閒瑞腦朱櫻斗帳掩流蘇通犀還解
辟寒無

怨王孫

夢斷漏悄愁濃酒惱寶枕生寒翠屏向曉門外誰掃
殘紅夜來風 玉簫聲斷人何處春又去忍把歸期
負此情此恨此際擬托行雲問東君

又

帝里春晚重門深院草綠階前暮天雁斷樓上遠信
誰傳恨絲絲 多情自是多沾惹難拚捨又是寒食
也秋千巷陌人靜皎月初斜浸梨花

浪淘沙

素約小腰身不耐傷春疎梅影下晚粧新裊裊婷婷
何樣似一縷輕雲 歌巧動朱唇字字嬌嗔桃花深

徑一通津帳望瑤臺清夜月還照歸輪

又

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踪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
斜撥火寶篆成空 回首紫金峰雨潤烟濃一江春
水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

帶人嬌

玉瘦香濃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江樓楚館雲
間水遠清晝永凭闌翠簾低捲 坐上客來樽中酒
滿歌聲共水流雲斷南枝可插更須頻翦莫直待西
樓數聲羌管

漁家傲

雪裏已知春信至，寒梅點綴瓊枝。膩香臉半開嬌旆。
旆當庭際，玉人浴出新妝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
教明月玲瓏地。共賞金尊沉綠蟻。莫辭醉此花不與
羣花比。

臨江仙

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牕霧閣春遲。爲誰憔悴瘦芳姿。
夜來清夢好，應是發南枝。玉瘦檀輕無限恨，南樓
羌管休吹。濃香開盡有誰知。暝風遲日也，別到杏花
時。

此首亦疑有僞似借前
臨江仙調樞擬爲之者

蝶戀花

永夜慊慊歡意少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爲報今年
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 隨意杯盤雖草草酒美
梅酸恰稱人裏抱醉裏插花花莫咲可憐春似人將
老

玉樓春 紅梅

紅酥肯放瓊瑤碎探著南枝開遍未不知醞藉幾多
時但見包藏無限意 道人憔悴春牕底閒拍闌干
愁不倚要來小看優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

永遇樂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烟濃吹梅笛怨
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
相召香車寶馬謝它酒朋詩侶 中州盛日閨門多
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
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見別作向又作
怕向花間重去
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咲語

漱玉詞

補遺

易安詞刻輯於辛巳之春所據之書無多疏漏久知不免己丑夏日況夔笙舍人校刻斷易詞因以此集屬為校補計得詞七首間有互見它人之作悉行增入吉光片羽雖畧在疑似亦足珍也半塘老人記

減字木蘭花

見汲古閣未刻本及花草粹編

賣花擔上買尋一枝春欲放泪點

別作

輕勻猶帶彤

霞曉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先

徒要教郎比竝看

攤破浣溪紗

見汲古閣未刻本及花草粹編

揉破黃金萬點明

別作

翦成碧玉葉層層風度精神

如彥輔太

大別作

鮮明

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干結

苦癡生熨透愁人千里瘦卻無情

瑞鷓鴣

雙銀杏○見花草粹編

風韻雍容未甚都尊苜甘橘可為奴誰憐流落江湖

上玉骨欠肌未肯枯誰教竝蒂連枝摘醉後明皇

倚太真居士擘開真有意要吟風味兩家新

如瘦令

見詞統一作向豐之

誰伴明窓獨坐我共影兒兩箇燈盡欲暝時影也把

人拋躲無那無那好箇悽惶的我

菩薩蠻

見詞統一作牛嶠

綠雲鬢上飛金雀
愁眉翠斂春煙薄
香閣拚夫容
豔屏山幾重
 窗寒天欲曙
猶結同心
甚嗁粉污羅衣

問郎何日歸

品令

見汲古閣未刻本及花草粹編一作曾公袞

霏落殘紅恰渾

別無恰渾二字

似燕脂

別脂下有顏字

色一季春事

柳飛輕絮筍添新竹
宋莫幽閨坐

別無閨坐二字

對小園嫩

綠登臨未足
悵游子歸期促
宅季魂

別作季魂

千里

猶到城陰溪曲
應有淩波時為故人畱

別作凝目

玉燭新

見梅苑一作周美成

溪源新臘後見幾朵江梅
裁翦

別作翦裁

初就暈酥砌

別作

破 玉芳英嫩故把春心輕漏弄邨昨夜想弄月黃昏

時候孤岸峭疏影橫斜濃香暗沾襟裏 尊弄賦與

多才問別作嶺外風光故人知否壽陽謾鬪終不似

韶水一枝清瘦風嬌雨秀好別本好下有亂字插絲華盈首

須信道羌筵別作無情看看又奏

憶秦娥 詠桐 見全芳備祖

臨高閣亂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雅遙後莫天聞

角 斷香殘酒情襄惡口口催襯梧桐落梧桐落又

還妖色又還寂寞 案毛鈔本尚有鷓鴣天枝上流鶯

艸堂作少游承叔而秦歐集無今案此二闕別本無
作李詞者當是秦歐之作且膾炙人口故未附錄

附錄

易安居士事輯

癸巳類藁

黻俞正燮 理初

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父格非母王狀元拱辰

孫女皆工文章

宋史文苑傳

居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

古懽堂集有柳絮泉訪李易安故宅詩據齊乘柳絮泉在金線泉東

易安幼有才藻元

符二年年十八適太學生諸城趙明誠明誠父挺之

時為吏部侍郎格非為禮部員外郎

俱宋史

明誠幼夢

誦一書日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挺之曰此

離合字詞女之夫也結縭未久明誠出遊易安意殊

不忍別書一剪梅詞於錦帕送之曰紅藕香殘玉簟

漱玉詞

四印齋

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迴時

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

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

如嬾記草堂詩餘俱如此詩餘圖譜

前段秋字句輕解羅裳作一句月滿下有西字

易安有小令云昨夜風疏雨

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

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茗溪漁隱叢話

壺中天謾云寵柳嬌花

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

黃陽評

其秋詞聲聲謾云守定

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真不許第二人押也詞云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寂寂一下十四疊字

後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

貴耳集云是晚年作

非又嘗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思勝之一
也切謝容廢寢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餘闕雜易安作
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誦再三曰有三句乃絕佳
明誠詰之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政
易安作也易安之論曰唐開元天寶間李八郎者能
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
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之宴所
曰表弟願與坐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以
曹元念謙爲冠歌罷眾皆嗟咨稱賞名士忽指李曰
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

皆泣下起曰此必李八郎也自後鄭衛聲熾流靡煩
變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
漁父等詞不可偏舉五代時江南李氏獨尙文雅有
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及吹皺一池春水語雖甚奇
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
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
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鷹輩繼
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
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蠶水於
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

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

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又

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其本押

側韻者如本上聲協押入聲則不可通矣謂本平可通側不拘

上去入若本側則上去入不可相通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

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

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

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

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卽

尙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以上皆漁

愚叢 話 易安譏彈前輩既中其病 老學庵筆記 而詞日益工

李趙宦族然素貧儉每朔望明誠太學謁告出質衣
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夫妻相對展
玩咀嚼嘗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明誠出仕宦
挺之為宰相居政府親舊在館閣者多有亡詩逸史
汲冢魯壁所未見之書盡力傳寫或古今名人書畫
三代奇器質衣物市之崇寧時有人持徐熙牡丹圖
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出卷還之夫婦相對惋
悵者數日 金石錄 挺之在徽宗時易安進詩曰炙手
可熱心可寒挺之排元祐黨人甚力格非以黨籍罷

易安上詩挺之曰何況人間父子情讀者哀之

郡齋讀書

志嘗和張文潛浯溪中興頌碑詩曰五十年功如電
埽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鬪雞兒酒肉堆中不
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自姦雄才勤政樓前
走胡馬珠翠蹋盡香塵埃六師出戰輒披靡前致荔
支馬多死堯功舜德誠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
刻銘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
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
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和曰
君不見驚人廢興唐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

國有姦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
魏秦韓國皆仙才苑中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
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
壘峰崖西蜀萬里尙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
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
道輔國用事張后專祇能道春薺長安作斤賣
清波雜志寒夜錄春薺長安
作斤賣乃易安自少年兼有詩名才力華瞻逼近前
高力士詩輩碧雞漫志傳誦者詩情如夜鵲三繞未能安少陵也是
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風月堂詩話世又傳兩漢本繼

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以爲佳境

朱子游藝論引評

又春殘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頭

恨髮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

形管明遺篇

誠後屏居鄉里十年衣食有餘及起知青萊二州皆
政簡日事鉛槧易安與共校勘作金石錄考證精鑿
多足正史書之失每獲一書卽校勘整集籤題得書
畫彝鼎摩玩舒卷指摛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所藏紙
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易安性强記每飯罷
與明誠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
幾卷幾葉幾行以中否決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

杯往往大笑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其收藏既
 富歸來堂起書庫大槓簿甲乙置書冊當講讀即請
 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汙必懲責指完塗改又置
 副本便緝討書史百家字不刊本不誤謬者常兼三
 四本皆精絕家傳周易左氏春秋兩家文籍尤備几
 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注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
 上靖康二年春金石錄後序作建炎丁未是明誠奔
 母喪於金陵金石錄後序作建炎其名半棄所藏其
 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火其書十餘屋建炎二年明
 誠起復知江寧府以上皆金石錄後序後序易安
亦作建康蓋追稱之今改

自南渡以後常懷京洛舊事元宵賦永遇樂詞曰落

日鎔金暮雲合璧又曰染柳煙輕吹梅笛怨春意知

幾許後疊曰於今憔悴風鬢霜鬢怕向花間重去貴

集在江甯日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得

句必邀賡和明誠每苦之清波雜志三年明誠罷將家於

贛水金石錄四月高宗如江甯五月改為建康府宋

紀後序云至行在又言葬事故依史實其地詔明誠知湖州明誠赴行在

感暑沾發易安自明誠赴召時暫住池陽得病信解

纜急東下至建康病已危八月明誠卒金石錄易安

為文祭之有曰白日正中歎龐公之機敏堅城自墮

憐杞婦之悲深四六談塵祭文唐人俱用駢體官祭文亦

不用韻也閏八月高宗如臨安宋史紀易安既葬明誠

乃遣送書籍於洪州易安欲往洪初學士張飛卿者

於明誠至行在時以玉壺示明誠語久之仍攜壺去

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饋璧北朝

也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皆當置獄易安方大病

僅存喘息欲往洪不能聞玉壺事大懼金石錄後序十一

月盡以其家所有赴越州行在投進而高宗已奔明

州宋史金石錄後序時中書舍人綦崇禮左右之宋史按雲

徽猷閣直學士沈該翰苑題名壁記云綦崇禮建炎

四年五月以吏部侍郎兼權直院十月除徽猷閣直

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柰何病疴或熱必服
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
服芷胡黃芩瘧且痢病危在膏盲余悲泣倉皇不忍
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逝殊
無分香賣履之態葬畢余無所之時朝廷已分遣六
宮宋史言七月隆祐太后如洪州宮人從之又傳江當禁渡宋史言閏八月杜充守建
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猶有書二萬餘卷金石刻
守池州後光世移屯江州二千卷器皿裊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
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從衛
在洪州從衛六官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十二

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獨余少輕小卷軸書帖寫
 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
 三代鼎彝十數事又唐寫本書十數册偶病中把玩
 在卧内者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述
 任敕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此建炎四年事之
 剡出陸棄衣被走黃巖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
 安台州府治西南章安市謂舟次於此自此之温從御舟之温又之越庚戌
 年十二月放散百官百官自便不扈從謂自郎官以下遂之衢以上
 四年以紹興辛亥元三月復赴越壬子二年又赴杭以上
 前事紹興二年事作後序年也先侯病亟時建炎三月有張
 紹興二年事作後序年也先侯病亟時建炎三月有張
 此下復記建炎三年事

飛卿學士攜玉壺過示侯復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
人傳道妄言有頌金之語或言有密論列者余大惶
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
赴外廷投進到越已幸四明建炎三年十一月不敢留家中
並寫本書寄剡此建炎四年事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
李將軍家惟有書畫硯墨六七籠常在卧榻下手自
開合在會稽卜居士民鍾氏宅忽一夕穿壁負五籠
去此紹興元年事余悲痛不欲活立重賞收贖後二日鄰人
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萬計求之其
餘遂牢不可出今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餘一

二賤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今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題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以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其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宜留人間耶何得之難而失之易也噫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

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

有無有得必有失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何足

道所以區區記此者亦欲為後世博雅好古者之戒

云爾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甲寅朔易安室題本書三

年行都端午易安親聯有為內夫人者代進帖子皇

帝閣曰日月堯天大璇璣舜歷長側聞行殿帳多集

上書囊皇后閣曰意帖初宜夏金駒已過蠶至尊千

萬壽行見百斯男意帖用上夫人閣曰三宮催解糴

團箭綵絲縈便面天題字歌頭御賜名團箭用唐開元內宮小角

弓射於是翰林止金帛之賜浩然齋咸以為山易安

糴事雅談

也時直翰林者秦楚材忌之五月命簽

應作僉押也諸書皆從竹

書樞密院事韓肖胄

字似夫

工部尙書胡松年

字茂老海州懷

仁人二人

充奉表通問使副使使金通兩宮也

劉時舉績

以七月行

通鑑又案宋朝事實其事在七月其後八年十二月韓又使金

易安上韓詩曰三

年夏六月天子視朝久凝旒望南雲垂衣思北狩如

聞帝若曰岳牧與羣后賢寧違半千運已過陽九勿

勒燕然銘勿種金城柳豈無純孝臣識此霜雪悲何

必舍羹肉便可載車脂土地非所惜玉帛亦塵泥誰

可當將命幣重辭益卑四岳僉曰俞臣下帝所知中

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身為百夫特行為萬人師嘉

祐與建中爲政有臯夔漢家貴王商唐室重子儀見

時應破膽將命公所宜

肖肖韓琦曾孫

公拜手稽首受命白

玉墀曰臣敢辭難此亦何等時家人安足謀妻子不
復辭願奉宗廟靈願奉天地威徑持紫泥詔直入黃
龍城北人懷舊德侍子當來迎聖孝定能遠勿復言
請纓倘持白馬血與結天日盟上胡詩曰胡公清德
人所難謀同德協置器安解衣已道漢恩煖離詩不
怯關山寒皇天久陰后土溼雨勢未迴風勢急車聲
鞞鞞馬蕭蕭壯士愜夫俱感泣閭閻嫠婦亦何知漚
血投詩于記室蔡邱莒父非荒城勿輕談士棄儒生

憤王墓下馬猶倚史言頂羽葬魯在今穀城寒號城邊雞未鳴水經

注韓侯城在金地巧匠亦曾顧樗櫟芻蕘之詢或有益不乞

隨珠與和璧但乞鄉關新信息靈光雖在應蕭條草

中翁仲今何若遺民定尙種桑麻敗將如聞保城郭

贅家祖父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當年稷下縱談

時猶記人揮汗如雨子孫南渡今幾年漂零遂與流

人伍願將血淚寄河山去灑青州一抔土其序云以

上二公亦欲以俟採詩者雲麓漫鈔易安又有句云南來

猶怯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思王

導北來消息少劉琨漁隱叢話詩說傷承忠憤激發意悲語明

所非刺者衆又爲詩誚應舉進士曰露花倒影柳三

變桂子飘香張九成老學庵筆記成紹興二年進士九應舉者服其

工對傳誦而惡之其感懷詩曰寒窗敗几無書史公

路生平竟至此青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喜生事

作詩謝絕聊閉門虛室香生有佳思靜中吾乃見真

吾烏有先生子虛子形管遺編此詩上去兩押所謂詩止分平側四年避

亂西上過嚴子陵釣臺有巨艦因利扁舟爲名之歎

打馬圖釣臺集或以其二十字韻語爲惡詩蓋口占聊成之非詩也不復錄至金華卜居

焉打馬圖有曉夢詩曰曉夢隨疎鐘飄然躋雲霞因緣

安期生邂逅萼綠華秋風正無賴吹盡玉井花共看

藕如船同食棗如瓜翩翩垂髮女貌妍語亦佳嘲辭
鬪詭辯活火烹新茶雖乏上元術遊樂亦莫涯人生
能如此何必歸故家起來歛衣坐掩耳厭喧譁心知
不可見念念猶咨嗟彤管遺編詩秀朗有仙骨也又作打
馬圖曰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
妙故庖丁解牛郢人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察大至
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擲豆起蠅巾角拂棋皆臻
其極者妙而已夫博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勝余性
專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南渡流離盡散博具今年
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

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
旁午絡繹莫知所之余亦自臨安泝流過嚴灘抵金華卜居
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窗軒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如此
良夜何於是乎博奕之事講矣且長行葉子博塞
彈棋世無傳者打褐大小豬窩族鬼胡畫數倉賭快
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酒擣蒲雙蹙融近漸廢絕選
仙加減插關火質魯任命無所施智巧大小象戲奕
棋又止容二人獨采選打馬特爲闈房雅戲嘗恨采
選叢煩勞於檢閱又能通者少難遇勁敵打馬簡要
而苦無文采按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者謂

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傳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異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雜加減大約交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也余獨愛依經法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兒輩圖之不獨施之博徒亦足貽諸好事使千百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時紹興四年十有二月二十四日其打馬賦曰歲令聿徂盧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列陳已行揖讓之禮主賓言洽不有博奕者乎打馬爰興擣蒲者退實小道之上流競深閨之雅戲齊驅騏

駭疑穆王萬里之行別起元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
珊佩響方驚玉鐙之敲落落星羅忽訝連錢之碎若
乃吳江楓落燕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肥臨波不
渡似惜障泥或出入騰驤猛比昆陽之戰或從容磬
控正如涿鹿之師或聞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或聲
名素昧候驚癡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駐烏
道驚馳蟻封安步崎嶇峻坂慨想王良踟促鹽車忽
逢造父且夫邱陵云遠白雲在天心無戀豆志在著
鞭蹴蹄黃葉畫道金錢用五十六采之間行九十一
路之內明以賞罰覈其殿最運指揮於方寸之中決

勝負以幾微之介且好勝人之常情爭籌者道之末
技說梅止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飢亦寓踴騰之
志將求遠效故臨難而不迴留報厚恩或相機而豫
退亦有銜枚緩進已踰關塞之艱豈致奮足爭先莫
悟穿塹之墜至於不習軍行必占尤悔當知範我之
馳驅勿忘君子之箴佩况乃爲之賢已事實見於正
經行以无疆義必合乎天德牝乃叶地類之貞反亦
記魯姬之式鑿髻墮於梁家瀚許循於岐國故宜繞
牀大叫五木皆盧漈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
成劍閣之勳別墅未輸決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

子明時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正當師

袁彥道布帽之擲也亂曰佛狸定見卯年死是歲貴甲寅

賤紛紛尙流徙滿眼驂騑及駮耳時危安得真致此

木蘭橫戈好女子老矣不復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

水木時易安年五十三矣居金華有武陵春詞曰風

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

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尙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

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流寓有故鄉之思水東日記云玩其詞意作

於序金石錄之後其事非闡闢文筆自記者莫能知或曰依

弟迄老於金華後人集其所著為文七卷詞六卷行

於世宋史藝文志其金石錄後序稿在王厚之順家洪邁

見之為述其大概容齊四筆朱文公言本朝婦人能文章

者曾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詞後有人於聞

漢口鋪見女子韓玉文題壁詩序幼在錢塘師事易

安彤管遺編易安能詩詞文四六又能畫明人陳查良藏

有易安畫琵琶行圖宋濂學士集莫廷韓買得易安畫墨

竹一幅太平清話張居正在政府日見部吏鍾姓浙音者

問曰汝會稽人耶曰然居正色變久之吏曰新自湖

廣遷往耳然卒黜之玉茗瑣談文忠蓋以鍾復而

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譏諷改易安與棊學士啟以

張飛卿爲張汝舟以玉壺爲玉臺謂官文書使易安

嫁汝舟後結訟又詔離之有文案詳趙彥衛雲麓漫抄胡仔茗溪漁隱

叢話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方擾離不糾言妖也

述曰宋史李格非傳云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

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無他說也藝文志

有易安詞六卷通考經籍考引直齋書錄解題止漱

玉集一卷解題云別本分五卷詞今存書錄打馬賦

一卷解題云用二十馬今世打馬大約與擣蒲相類

藝文志言文集七卷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云十二卷

則并詞五卷惜其文未見娜媛記四六談塵宋文粹

拾遺並載易安賀孿生啟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襟注言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相似形狀無二白伋兄弟母不能辨以五色采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其用事明當如此讀雲麓漫抄所載謝綦崇禮啟文筆劣下中雜有佳語定是竄改本又夫婦訐訟必自證之啟何以云無根之誦余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雅雨堂刻金石錄序以情度易安不當有此事及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采鄙惡小說比其事爲文

案尤惡之後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繆事云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記載疎舛固宜又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啟事可知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駟僮故以年分考之凡詩文見類部小說詩話者考合排次至紹興四年易安年五十三又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慕崇禮婿陽夏謝伋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麈時易安年已六十伋稱爲趙令人李若崇禮爲處張汝舟婚事伋其親婿不容不知又下至淳祐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

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爲嫠行迹
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李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
貌爲正論碧雞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
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
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也且啟言牛蟻不
分灰釘已具弟旣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
非玉鏡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強以同歸猥以桑榆之
末影配茲駟儉之下才易安老命婦也何以改嫁復
與官告又言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
之遂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

衷付之廷尉是又閨房鄙論竟達闕廷帝察隱私詔
之離異夫南渡倉皇海山奔竄乃舟車戎馬相接之
時爲一駟僮之婦從容再降玉音宋之不君未應若
此審視金石錄後序始知頌金事白綦有湔洗之力
小人改易安謝啟以飛卿玉壺爲汝舟玉臺用輕薄
之詞作善謔之報而不悟牽連君父誣毀廟堂則小
人之不善於立言也劉時舉續通鑑云紹興四年八
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
詆及其母妻四朝聞見錄有劾朱文公閨闈中穢事
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云黃

尙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摘
趙師彝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爲臨安府誘其逃
婢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黥配日新而尙書
以帷薄不修罷按白獺髓云師彝初居吳郡及尹天
府日延喬木爲門客喬教師彝子希蒼制古禮器於
家釋菜黃尙書欲發遣之師彝乃毀器而逐喬是師
彝與由以黥配門客相報又值惠齋有摘文之事乃
並誣惠齋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獨惜
易安與惠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易安
打馬圖言使兒輩圖之合之上胡尙書詩蓋易安無

所出兒輩乃格非子孫故其事散落今於詞之經批
隙及好事傳述者亦輯之於事實有益可備好古明
理者觀覽其僅見漱玉集者此不載也

癸巳類稿易安事輯書後

儀願堂題跋

歸安陸心源剛甫

李易安改嫁千古厚誣歛人俞理初爲易安事輯
以辨之詳矣備矣惟張汝舟崇寧五年進士毘陵
人見咸瀋毘陵志欽宗時知紹興府見會稽志建
炎三年以朝奉郎直秘閣知明州十二月召爲中
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四年兼管安撫使復以直

顯謨閣知明州見四明圖經五月上過明州歷奉
儉簡遷一官六月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元
年三月往池州措置軍務尋爲監諸軍審計司二
年九月以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有司當汝
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見建炎以來要錄則
汝舟既稿有其人以李氏訟編管亦稿有其事理
初僅以怨家改啟證易安無改嫁事幾若汝舟亦
屬子虛不足以釋千古之疑而折服李心傳之心
愚按汝舟卽飛卿之名妻字上當奪趙明誠三字
耳高宗性好古玩與徽宗同汝舟必以進奉得官

因進奉而徵及玉壺因玉壺之失而有獻璧北朝之誣因獻璧北朝之誣而易安有妄增舉數之報復不然妄增舉數與妻何害既不應與訟朝廷亦豈爲準理耶惟李氏被獻璧北朝之誣人人代抱不平故李氏一控而汝舟卽奪職編管汝舟無可洩憤改其謝啟誣爲改嫁認爲伊妻其啟卽汝舟所改非別有怨家也請列五證以明之汝舟先官秘閣直學士復官顯謨直學士故曰飛卿學士其證一也頌金之謗崇禮爲之左右得解事在建炎三年是時崇禮官中書舍人故曰內翰承旨汝舟

之貶事在紹興二年則崇禮已爲侍郎翰林學士
當日學士侍郎不得曰內翰承旨矣其證二也若
要錄原本無趙明誠三字注文旣敘明李格非女
矣何不敘趙明誠妻改嫁汝舟乎其證三也男女
婚嫁世間常事朝廷不須問官吏豈有文書啟云
弟旣可欺持官文書來卽信當指蜚語上聞置獄
而言改嫁不必由官有何官文書之有其證四也
獻璧北朝可稱不根之言若改嫁碣有其事何得
云不根之言其證五也心傳誤據傳聞之辭未免
疏謬若謂採鄙惡小說比附文案豈張汝舟亦無

其人乎必不然矣

書陸剛甫觀察儀顧堂題跋後

越縵堂乙集

會稽李慈銘 菴客

陸氏心源儀顧堂題跋十六卷其中可取者甚多其書癸巳類稿易安事輯後謂張汝舟毘陵人崇甯五年進士見咸淳毘陵志又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二年九月張汝舟爲監諸軍審計司以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詔除名柳州編管則汝舟旣確有其人以李氏訟編管亦確有其事汝舟卽飛卿之名妻字上當脫趙明誠三字高宗性

好古玩汝舟必以進奉得官因進奉而徵及玉壺
因玉壺失而有獻璧北朝之誣因獻璧之誣而易
安有妄增舉數之報蓋獻璧之誣人人代抱不平
故李氏一控而汝舟卽奪職編管汝舟無可洩憤
改其謝啟誣爲改嫁認爲伊妻其啟卽汝舟所改
非別有怨家也則殊凡決不近理案嘉太會稽志
載宣和五年張汝舟以降授宣教郎直秘閣知越
州越爲望郡是汝舟在徽宗時已通顯乾道四明
圖經載建炎四年張汝舟以直顯謨閣知明州兼
管內安撫使數月卽罷

圖經載是年汝舟之前已
有劉洪道向子恣二人汝

舟之後爲吳懋以建炎四年八月
到任是汝舟在州不過一二月
繫年要錄載紹

興二年九月汝舟除名時官止右承奉郎則仕宦

頗極沈滯安見其以進奉得官高宗頗好書畫未

聞其好器玩易安金石錄後序言聞張飛卿玉壺

事發在建炎三年九月十月間時明誠甫於八月卒

高宗方爲金人所迫流離奔竄卽甚荒闕之主尙

安得留心玩好令人以進奉博官汝舟之名與飛

卿之字亦不相配合且序言飛卿所示玉壺寶珉

也旋復攜去則壺炆不在德甫所安尋安告朝廷

徵之趙氏且要錄言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

之際或疑其饋壁北朝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
皆當置獄是明謂言官所發飛卿方有對獄之懼
豈有自發而自誣之理易安後序亦謂何人傳道
妄言頌金是於無怨飛卿之事安得謂人人代抱
不平易安故訟其妄增舉數以爲報復至謂其啟
卽汝舟所改尤非情理汝舟以進士厯官已顯豈
肯自謂駟僮下才及視聽才分實難共處且人卽
無良豈有冒認嫠婦以爲己妻趙李皆名人貴家
易安婦人之傑海內衆著又將誰欺雖喪心下愚
亦不至此要錄大書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

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
其文甚明安得謂妻上脫趙明誠三字陸氏謂妄
增舉數何與妻事朝廷亦豈爲準理則閨房之內
事有難言增舉入官欺罔朝廷安得置之不理此
等事惟家人得知之故發卽得實若它人之婦何
從知之惟易安必無再嫁之事理初排比歲月證
之甚明今卽要錄所載此一節覈其年月更可瞭
然易安金石錄後序自題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
甲寅朔易安室題要錄系訟增舉事於紹興二年
九月戊午朔相去一月豈有三十日內忽在趙氏

為嫠婦忽在張氏訟其夫此不待辨者也又易安

於紹興三年五月上使金工部尚書胡松年詩有

嫠家祖父生齊魯之句則易安以老寡婦終已無

疑義要錄又載紹興二年八月丙辰是二十九日

後序題甲寅朔蓋筆誤甲寅是二十七日或是戊子朔甲寅脫戊子二字又朔甲寅誤倒古人題月

日多有此例易安好古觀其直秘閣主管江州太

用歲陽紀歲月名紀月可知

平觀趙思誠守起居郎思誠明誠兄也則是時趙

氏尚盛尤不容有此事要錄又載建炎三年閏八

月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嘗以黃金
三百兩從故秘閣修撰趙明誠家市古器兵部尚

書讞克家言恐疏遠聞之有素盛德欲望寢罷上
批令三省取問繼先則所云徵及玉壺傳聞置獄
當在此時王繼先本姦黠小人時方得幸必有恫
喝趙氏之事而綦密禮為左右之得白故易安作
啟以讞至張汝舟妻李氏或本易安一家與夫不
咸訟訐離異當時忌易安之才如學士秦楚材者
秦檜之及被易安誚刺如張九成等者因將此事
兄名梓迻之易安張九成為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其對
策有桂子飄香之語易安因有桂子飄
香張九成之讎亦足證其嫠居無事若方與或汝
後夫爭訟此離豈尙有此暇力弄狡獪乎舟之妻亦嫻文字作文自述被夫欺凌毆擊之事

其訟妄增舉數時亦必牽及閭門菲忤自求離絕
 及置獄根勘得實并遂其請後人因其適皆李姓
 遂牽合之李微之亦不察而誤采之俗語不實流
 為丹青遂以漱玉之清才古今罕儷且為文叔之
 女德甫之妻橫被惡名致為千載宵人口實余故

申而辨之補俞氏之闕正陸氏之誤可為不易之

定論矣况周儀核易安如有改嫁之事當在建炎

今據俞陸二家所引建炎三年七月易安至建康

八月明誠卒四年易安往台州之越州十二月至

衢州紹興元年復之越二年之杭汝舟建炎三年
知明州四年復知明州六月主管江州太平觀紹
興元年往池州措置軍務尋為監諸軍審計司二
年九月以增舉入官除名編管此四年中兩人蹤

跡判然何得有嫁娶之事舊說冤謬不辨而明矣

題更誌語表微事較好奇愈茶蘼雲巢今何所惟
有流傳漱玉詞從此風霜照詹宇

蕤州

李葆恂 文石

小別明湖近十年濟南名士各風煙

明湖四客王
午橋徐慕雲

皆去濟南矣

鵲華山色應無恙誰弔詞人柳絮泉

夫壻翩翩著作殊三千石自編摹閨中別有消
閒瀟玉管新翻打馬圖

白璧青蠅調語疑誰將史筆著宛詞俞君事輯王

郎刻應感芳魂地下知

半塘新刊漱玉詞附理初
事輯於後

小影茶蘼劫火紅

往見易安茶蘼春去小影於葉
丈湘雲處今爲六丁取去矣

畫圖重見寫春風裙邊袖角新題徧若箇詞華漱

玉工

諸城

王志修

竹吾

金石編排脫稿初遶來堂上賦閑居

歸來堂舊址乾隆中同邑

李氏改名易安園今亦荒蕪矣若論舊譜翻新調夫婿才華恐不

如用鄉先輩漁村先生韻

衣冠南渡已無家鐘鼎圖書載幾車畢竟不須疑

晚節西風人自比黃花

詞客爭傳漱玉詞

半塘老人新刊漱玉詞

故鄉真恨我生遲

摩娑奇石題名在

石高五尺玲瓏透豁上有雲巢二隸書其下小摩崖刻辛卯九

月德父易安同記現
置傲居仍園竹中
應記花前寫照時

吳縣許玉琢鶴巢

柳絮泉邊芝萸夢裏比肩緣
信天成甚渡江南去
鏡騎縱橫贏得傷離怨別
身世都付飄零孤鴻
唳空餘蘊篲獨抱遺經
分明畫圖題句猶自說
邇來似諦深盟奈岸巾孤往
忽墮堅城賸有年時
著錄還記憶相對燈青將誰
比簪花豔格未足齊
名鳳凰臺上
憶吹簫

薊州李樹屏

卅一年華絕世姿
那堪垂老感流離
風懷爭似舊

家時 題句空留借隱字錦書愁寄送行詞箇人

心事菊花知 浣溪沙

右易安居士漱玉詞一卷按此詞雖見於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世已久無傳本古虞毛氏刻之詩詞襍俎中者僅詞十七首四庫所收卽是本也此刻以宋曾端伯樂府雅詞所錄二十三首爲主復攷揆宋人選本說部又得二十七首都爲一集而以俞理初孝廉易安居事輯附焉易安晚節世多訾議甚至目其詞爲不祥得理初作發潛闢幽并是集亦爲增重獨是聞見無多揆羅恐尙未備然卽此五十首中假托汗鱗之作亦已屢見昔端伯錄六一翁詞凡屬僞造者皆從刊削爲六一存真此則金沙雜揉

使人自得於披揀之下固理初之心亦猶之端伯之心云光緒辛巳燕九日臨桂王鵬運誌于都門半截胡同寓齋